

责编:杜恩亮 组版:田银川 校对:王文富 周万琴 E-mail:ztrbtkb@126.com

双河村:奏响乡村振兴的激昂乐章

通讯员 王璐文/图

昭阳区苏家院镇双河村东、南、西三面环山,山峦起伏蜿蜒,犹如一条巨龙;地势南高北低,中部平坦。两条河流一南一北相向流淌,齐头并进,在杨家大石桥交汇后流入乐居大河。源源不断的河水宛如大地母亲丰沛的乳汁,温柔地哺育着怀中的“婴儿”——上万名群众、千亩耕地与万顷良田。

“临水而居,择水而憩”,自古以来便是人类理想的生活方式,双河村的先民们显然深谙此道。我曾在双河村东边见到过用汉砖和细腻黏稠的黄土砌就的小平房,既简洁实用,又不失古朴厚重。据了解,这是村民就地取材修建的,用于看护苹果园。双河村人类活动的历史,大致可追溯到千余年前。

因坐拥充沛的水源,这里的农业和畜牧业极为发达,是远近闻名的牲畜交易市场和“鱼米之乡”。木瓜林村出产的大米曾作为“贡米”直抵紫禁城,专供王公贵族享用。民国时期,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曾特地派人在此修建粮仓,收购木瓜林大米,既用作礼品馈赠达官贵人,也供自己日常食用。

如今,木瓜林村的大米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,成为昭阳区农特产品的一张亮丽名片。而当年的龙家粮仓已不复往昔的繁华与热闹,如一粒微尘悄然湮没于时光长河,成为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双河村最初的村公所,是接管当地一户迟姓大户的宅院改建而成的办公场所,其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。据村里的老人回忆,那是一座典型的土木结构四合院,坐东朝西,南北两侧还建有一溜厢房。当年,放眼方圆数十里,实在找不出几家有如此气派的宅院。



双河村公所遗迹。

我曾仔细查阅《昭通市昭阳区志》,从简短的文字记载中,于草蛇灰线间,寻觅到村委会曾经走过的足迹。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,村级政权组织的名称更迭十分有意思:

1950年叫五区(洒渔)第十二村;1953年改称洒渔区双河乡;1959年改为洒渔公社双河管理区;1962年唤作乐居区双河公社;1965年被命名为东方红双河大队;1978年叫乐居公社双河大队;1988年区乡体制改革后,正式命名为苏家院乡双河村公所;2000年更名为苏家院乡双河村委会;2012年苏家院撤乡设镇,再次更名为苏家院镇双河村委会。据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,2012年以前,村委会一直

在迟姓老宅院内办公。

2025年一个秋雨淅沥的周日,我和村委会的老曾穿过一条种满花椒树的窄土路,再次走进这座宅院,依旧能感受到往昔的气息。这座宅院已由迟姓后人从村委会购回,主人并未对其进行修葺,仍保留着20世纪50年代的模样:正堂是一栋两层土木结构的房屋,最上层木质板壁上还保留着“革命委员会”“红色政权万岁”等字样;下层门楣处则有两条“无限忠于伟大领袖”的标语,另一侧耳房的门框上,清晰可见“最高指示”“四海翻腾云水怒,五洲震荡风雷激”等文字。

宅院主人恰巧不在家,只留下空荡荡

的院落在风雨中静静伫立。透过斑驳残破的墙壁和黛青色的瓦片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,我仿佛听见往昔历史的车轮声又在耳畔响起,一时竟有些恍惚,不知身在何处。一个时代已悄然隐去,一段崭新的历史又沐浴着春风拉开序幕,在这片土地上谱写着新篇章。

双河村委会先后经历两次搬迁,办公地点从村南边搬到了村东边,房屋从土木结构升级为钢筋水泥,再到气派的小洋房,越来越宽敞,办公条件也越来越好。与此同时,双河村的产业发展和民生事业均取得显著成效,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攀升。当我们缓步走过老村公所的拐角处时,只见几位老人正围坐在院坝里分拣大豆,嘴里不知说着什么有趣的事情,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。

然而,双河村“两委”并未因此停下前进的脚步,他们为民服务的初衷始终未改、热情丝毫不减,且目光更加长远,正带领全体村民朝着建设富强、文明、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迈进。

单说苹果产业,双河村种植面积达8270亩,还引进9家公司专门从事种植与销售,年产值超千万元,苹果已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“金果果”。

与此同时,以校园足球为载体的特色教育更是异军突起,堪称云南省特色教育领域的一匹“黑马”,远近闻名。在当地能人和村“两委”的牵头组织下,村民无偿投工投劳修建了5个足球场,其中3个对外免费开放,2个达到国家标准,这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。此外,双河小学每年都会为全市输出20多名体育特长生,不仅擦亮了村庄特色教育的名片,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。

在挂满奖牌和锦旗的村委会办公室,我和村党总支书记老付进行了短暂的交流。我感慨道:“你们真厉害,能把一个村治理得这么好。”老付说,他们只是完成了分内工作,双河村能有如今的发展面貌,离不开党的领导、上级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以及全体村民的理解与配合。作为本地



双河村龙潭活水。

土生土长的干部,只有踏踏实实地干好工作、做好服务,才能不辜负村民的信任与脚下的土地。我对此深以为然。

透过荣誉墙,我了解到:2020年,双河村被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评定为“省级美丽村庄”;2021年以来,又两届蝉联“云南省卫生村”荣誉称号;目前,村“两委”正带领全体村民,以饱满的热情和扎实的行动争创“全国文明村”。望着眼前这位中等身材、年龄比我小七八岁的汉子,我心中油然升起敬意。以至于离别之际,我只是紧紧握住他的手,千言万语堵在喉咙,一时间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干净整洁的双河村委会院落里,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。院门口,宽阔平整的水泥大道延伸向四面八方,打通了村庄的“奇经八脉”,一直通到村民家门口。凝望着脚下的这片土地,我觉得自己也和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一样,目光不再迷茫,内心充满了自信,迈向乡村振兴的步伐也越发坚定从容。

打鼓草:金沙江畔的诗意劳作之歌

通讯员 廖云天

打鼓草是最具三川半文化地域特色、集劳动与娱乐于一体的民间文艺形式,其功用在于愉悦心情、鼓舞士气、褒勤贬懒,进而提高劳动效率,保障劳动质量。它主要流行于金沙江中下游的农村地区。

打鼓草的起源与发展

《中国民俗辞典》第315页第3条记载了与金沙江中下游打鼓草活动情况相似的内容:“薅草锣鼓,鄂西土家族传统娱乐形式。薅草时,在锣鼓声中,由歌师领唱,众人接腔合唱,唱腔丰富,曲牌多样。因器乐配备不同,分为文锣鼓、武锣鼓、叫歌锣鼓等。歌师多由有威望的中老年人担任,是劳动的组织指挥者。该形式在汉代已颇为盛行。”《鹤峰州志》中的竹枝词也有相关描述:“栽秧薅草鸣锣鼓,男男女女满山坡,背上儿放阴凉地,男唱歌来女接歌。”

20世纪80年代,笔者在永善县青胜乡有幸采访到两位高龄打鼓草歌师——李朝亨和李富银。李朝亨回忆说:“20世纪30年代,青胜乡的打鼓草,是一个叫姚云旺的村民前往四川省屏山县龙华镇学来的。当时,打鼓草所用的鼓只有香洲锣,锣是苏州锣,三锤鼓,九锤锣,热热闹闹过大河。太阳出得忙,照到香洲场,香洲来采鼓,打鼓接

20世纪80年代,笔者在永善县青胜乡有幸采访到两位高龄打鼓草歌师——李朝亨和李富银。李朝亨回忆说:“20世纪30年代,青胜乡的打鼓草,是一个叫姚云